



文學江蘇讀本

話說張竹坡

吳敢 著

△ 江苏人民出版社

总主编 张颢瀚

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文丛



话洗张竹坡

文學江蘇讀本

吳敢 著

▲江蘇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话说张竹坡/吴敢著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2011.10
(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文丛. 文学江苏读本)
ISBN 978-7-214-07503-1

I. ①话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张竹坡(1670~1698)
-生平事迹 ②《金瓶梅》-古典小说评论 IV.
① K825.6 ②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04591 号

书 名 话说张竹坡

著 者 吴 敢

责任编辑 王翔宇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邮编: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<http://jsrmcbs.tmall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 4.75 插页 2

字 数 93 千字
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7503-1

定 价 1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一、引子

清康熙九年(1670)七月二十六日,在徐州户部山戏马台前彭城张氏家中,候选兵马司指挥张翎的妻子沙氏,做了一个奇怪的梦:一只斑斓猛虎闯入她的卧室,掀髯起立,化为一个黄衣黑冠、气宇轩昂的伟丈夫。惊觉后,生下一个男孩,这就是后来以评点《金瓶梅》而闻名于古今的张竹坡。

横空出世的明代长篇白话小说《金瓶梅》,破天荒第一次打破帝王将相、英雄豪杰、妖魔神怪为主体的叙事内容,以家庭为社会单元,以百姓为描摹对象,极尽渲染之能事,从平常中见真奇,被誉为明代社会的众生相、世情图与百科全书。得益于此,《金瓶梅》的评点评议也水涨船高,为有识者所重视。而张竹坡的评点,在《金瓶梅》古代所有的



张竹坡画像

评点评议中最为出色。随着世界思想解放的浩荡潮流,随着新时期中国百家争鸣的和煦春风,随着新学科、新课题的层出

不穷,《金瓶梅》研究被尊为“金学”,中国小说理论史、中国评点文学史被视为热点,张竹坡研究不但成为金学,而且成为中国小说理论史、中国评点文学史、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分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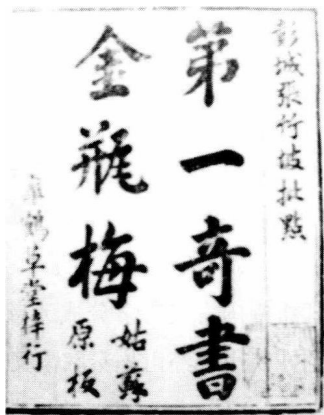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小话大说：从《金瓶梅》小说说起

要说张竹坡，不妨小话大说，且从《金瓶梅》小说慢慢道来。

明万历二十四年(1596)秋冬间，时任江苏吴县知县的袁宏道，给以翰林院编修充任皇长子讲官而出任南宮同考官、奉旨持节长沙封吉藩朱翊鋐的董其昌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《金瓶梅》从何得来？伏枕略观，云霞满纸，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！后段在何处，抄竟当于何处倒换？幸一的示。”（《袁宏道集笺校》卷六《锦帆集之四：尺牍》）

这是迄今所知《金瓶梅》以抄本形式在明代社会上传播的最早的记录。这是阅读和研究《金瓶梅》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文献。因此，对这一段话要作一些说明：

一、《金瓶梅》是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小说，在万历二十四年(1596)尚仅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。



泉鹤草堂刊本《第一奇书》封面

二、董其昌(1555—1636),字玄宰,号思白。华亭(今上海)人。万历十七年(1589)进士。官至礼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。明代著名书画家,晚明画坛领袖。

三、袁宏道(1568—1610),字中郎,号石公。公安(今湖北)人。万历二十年(1592)进士。明代著名文学家。与其兄宗道、弟中道并称“公安三袁”,反复古派,主“性灵说”,而宏道才力与名望最著,为“公安派”领袖。

四、信中所谓“枚生”,指的是枚乘(?—前140),西汉著名文学家。《七发》是其代表作,汉赋名篇之一。《七发》对“公子王孙”骄奢淫逸的放荡生活,作了真实的暴露与深刻的描写。《七发》文词伟丽,洋洋洒洒,在由楚辞到汉赋的发展过程中,起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。

一部小说,画坛领袖收藏,文坛领袖阅读,而且“伏枕略观”,便评价如此之高:“云霞满纸,胜于枚生《七发》多矣”,并且借来抄存,还急着“倒换”“后段”。《金瓶梅》一出现,便引起名家要员如此急切的重视,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?

话又要从《水浒传》说起。《水浒传》是元末明初与《三国演义》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白话小说,写梁山好汉聚义、招安、征战、败亡的过程,乃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。

这里亦有两点需要说明:

一是“英雄传奇小说”。中国古代文学向有所谓四分法,即将中国古代文学分成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四大类型。中国古代小说经由先秦叙事文学(神话传说如《山海经》、历史散文如《左传》、诸子散文如《庄子》),两汉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(如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)、志怪小说(如干宝《搜神记》),唐宋传

奇(如元稹《莺莺传》)、话本(如《错斩崔宁》),明清长篇小说(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等)与短篇小说(如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)这样几个发展阶段。明清长篇小说按内容可分为历史演义小说(如《三国演义》)、神怪小说(如《西游记》)、世情小说(如《金瓶梅》)、英雄传奇小说等。英雄传奇小说以《水浒传》为代表。

二是《水浒传》的繁本、简本。《水浒传》在流传过程中,遗留下众多的版本,大体可分为文繁事简的繁本,与文简事繁的简本两个系统。繁本系统主要有一百回本、一百二十回本、七十回本三种本子;简本系统主要有一百十回、一百十五回、一百二十四回本三种本子。目前社会上流通的,基本是繁本系统的几种本子。所谓简本,就是文简事繁,一般在聚义、招安、征方腊之外,还有征田虎、王庆的事。所谓繁本,就是文繁事简,一般没有征田虎、王庆的事,甚至没有征方腊的事,但文笔细腻,文学性比较强。最受读者欢迎的金圣叹评七十回本《水浒传》,就属于繁本系统。目前社会上流通的《水浒传》之所以多是繁本,就是因为繁本更适合观众阅读的缘故。

在《水浒传》繁本系统七十回本的第23—26回(一百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为第24—27回),写的是武松、武大郎、潘金莲、西门庆一段故事。说北宋时清河县人武松在阳谷县景阳冈打虎成名,被阳谷县知县参做步兵都头,巧遇在此挑卖炊饼的胞兄武大郎。不久,武松奉命去东京公干。武大郎的妻子潘金莲,经茶坊王婆撮合,与破落户财主西门庆勾搭成奸。小贩郓哥发现奸情,告知武大。武大捉奸,却被西门庆打伤。王婆、西门庆、潘金莲索性合伙以毒药鸩杀武大。武松出差回

来,从团头何九叔等处探明真相,乃杀嫂祭兄;又在狮子桥下酒楼杀死西门庆,遂去县衙自首。知县与东平府尹哀怜武松是一个仗义的好汉,仅将其刺配二千里外,而将王婆判了刮刑。

这一段故事虽然是《水浒传》“武十回”中的一段,写的是武松,但其核心人物是潘金莲。潘金莲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典型形象之一,可以说家喻户晓。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潘金莲这个人物,《水浒传》是第一例。就是说,潘金莲作为文学形象,其首创权归《水浒传》所有。

现在即来具体分析《水浒传》是如何塑造潘金莲这一文学形象的。

《水浒传》介绍潘金莲出场,是这样一段文字:“那清河县里有一个大户人家,有个使女,娘家姓潘,小名唤作金莲;年方二十余岁,颇有些颜色。因为那个大户要缠她,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,意下不肯依从。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,却倒赔些房奁,不要武大一文钱,白白地嫁与他。”(引文见陈曦钟、侯忠义、鲁玉川辑校《水浒传会评本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. 12 一版,下同)

“颇有些颜色”,长得漂亮,大户动了邪念。但她“不肯依从”,为什么呢?大概是嫌大户年老,但书中没说。在那个时代,主人收用使女而为通房丫环,是社会惯例。《金瓶梅》中的庞春梅,就被西门庆收用。此时的潘金莲,可能凭借几分姿色,有一个嫁人成家过正常日子的理想,所以她不愿屈就大户。在那个社会,出身低贱的她,哪里会有实现理想的幸运!结果是被大户报复,嫁给了“身材短矮,人物猥獠,不会风流”

的“三寸丁谷树皮”武大郎。

潘金莲的理想泡沫瞬间破灭。已为人妇的她，不可能再去恢复理想。很快，她经不住清河县浮浪子弟的引诱，“为头的爱偷汉子”。就这样，《水浒传》几乎开门见山地把潘金莲钉上了“爱偷汉子”的“淫妇”耻辱柱。

“好一块羊肉，倒落在狗口里！”清河县浮浪子弟的叫声，也反映了《水浒传》作者对潘金莲不幸遭遇的一丝惋惜。

就在潘金莲失去希望和信心的当口，武松来到了她的面前。小说写道：“（她）看了武松这表人物，自心里寻思道：‘……我嫁得这等一个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！……不想这段姻缘，却在这里！’”

“也不枉了为人一世”，说明潘金莲有一个人生价值的衡量，知道自己娇好，向往夫妻般配。

但“却在这里”的“这段姻缘”，却不是夫妻，而是情人。自从他们叔嫂见面，武松是一口一个“嫂嫂”，潘金莲是一口一声“叔叔”。潘金莲再是“欲心似火”，也深知她们之间的名分。不能做夫妻，也要做情人，是潘金莲当时的必然选择。没有般配的夫妻，也要有可意的情人，是潘金莲当时的所有追求。正是这一选择和追求，动员了潘金莲极大的热情，“烧洗面汤，舀漱口水……洗手剔甲……顿羹顿饭，欢天喜地服侍武松”。

“爱偷汉子”，偷的是谁？不知道；偷了没有，也没明言。看后来潘金莲对武松的态度，“爱偷汉子”恐怕只是一句笼统的心理描写，潘金莲在武松之前，并未去偷过汉子。这一次不同了，潘金莲要偷武松，她“却比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”，不但“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”，而且关门上拴，“去武松肩胛上只一

捏”，说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盞儿酒！”结果当然是自找没趣，被武松骂道：“休要恁地不识羞耻！”

如果武松接招，《水浒传》就要改写，潘金莲也就算不得淫妇了。因为潘金莲偷武松，既有爱（“若得叔叔这般雄壮”），又有情（“不信他不动情”），也有性（“哄动春心，那里按纳得住”），还有意（“莫不这厮思量我了，却又回来？”）。

这一次偷情失败，是潘金莲真正成为淫妇的开始。她倒打一耙，反说武松调戏她，“自妆出许多奸伪张致”，以至在武松东京公干辞兄戒嫂时，她老羞成怒，喷出一段惊人的声口：“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，叮叮当当的婆娘，拳头上立得人，胳膊上走得马，人面上行得人，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！”

潘金莲这些话当然不是“心口相应”，她虽然“平生快性”，说得这些响当当的语言，但她毕竟心虚理亏，只能说是虚张声势。

所嫁非人，所偷非情，潘金莲走进人生的死胡同，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。因此，当机会再次面临她时，她决定铤而走险。对潘金莲挑帘失手，叉竿滑倒，打在西门庆头巾之上一段描写，晚明书商余象斗评说：“非失手，乃……有意如此。”明末文学评论家金圣叹也批道：“此一滑，我极疑之。”于是潘金莲、西门庆二人，“一个如迎，一个似送，一个轻怜，一个痛惜，一个低头，一个万福”（金圣叹批语），不是“没巧不成话”，而是有巧不放过。这才有茶坊王婆的“五件事”、“十面光”，接下来依计行事，西门庆、潘金莲“两个言来语去，都有意了”。潘金莲一路三十八笑，西门庆刚借拾箸之机，“去那妇人绣花鞋儿上捏一把”，她便说道：“你真个要勾搭我？”西门庆这才一跪，“那妇

人(潘金莲)便把西门庆搂将过来”，“宽衣解带，无所不至”。

事情如果仅仅至此，对潘金莲也还无可厚非。请看小说所写：“那妇人自当日为始，每日趲过王婆家来，和西门庆做一处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胶。”潘金莲终于有了一个感情归宿，她只有一个情人，“一心只想着西门庆”，投入了所有的情，也鼓舞起十足的勇气。武大郎捉奸，“西门庆便钻入床底下躲去”，而潘金莲“先奔来顶住了门”，对西门庆说道：“闲常时，只如鸟嘴卖弄好拳棒，急上场时，便没些用，见个纸老虎，也吓一交！”

武大被西门庆“踢中心窝”，“口里吐血”之后，事情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“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够起，更兼要汤不见，要水不见，每日叫那妇人不应”，“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”，而潘金莲依旧“浓妆艳抹了出去”，“只指望武大自死”。

不要说武大郎毕竟是潘金莲的丈夫，就是远亲近邻，对一个积弱待亡之人，也应有恻隐之心。这时的潘金莲，“却自去快活”，已经从道义上失去了做人的资格。

更有甚者，潘金莲、西门庆为了“长做夫妻”，竟



绣像本《金瓶梅》第五回插图：
捉奸情郗哥设计

然依照王婆之计，“药鸩武大郎”。潘金莲色胆包天，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。她已经从一个道德的败类，变为杀人的凶手。对“王婆计啜西门庆，淫妇药鸩武大郎”一回的描写，金圣叹批道：“西门庆如何入奸，王婆如何主谋，潘氏如何下毒，其曲折情事，罗列前幅，灿如星斗”。这是文学的评论。如果是法律的宣判，杀人偿命，等待潘金莲的，只能是断头台。

“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武松杀嫂祭兄，潘金莲固是罪有应得。但《水浒传》叙写潘金莲，只在戏叔一节，她是主动人物；其余的，特别是和西门庆“人马通奸”，她都是被动人物。小说写到最后，因为情节的需要，潘金莲已经是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西门庆没有妻子，潘金莲知之在先，她与西门庆接情成奸，按照她的人生轨迹，应该向西门庆正式提出结婚的要求。但小说没再展开来写。武大死后，“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：‘我的武大已死，我只靠你做主！’”除了这一句话还依稀可见潘金莲的性情心思，其余的，她成了一个符号。

这个符号便是“淫妇”！《水浒传》里的淫妇，前有阎婆惜，后有潘巧云等，但潘金莲最出名。勾奸夫害本夫，是因奸杀人的一大类型，是法律归类、民俗惊心的一个模式。潘金莲的出名，沾了这个光（这段故事附和和武松传中，也成就了潘金莲）。

《水浒传》的作者便是按照这一理念塑造潘金莲的。明万历末容与堂刊百回本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》第24回开篇一律，诗曰：“酒色端能误国邦，由来美色陷忠良。纣因妲己宗祧失，吴为西施社稷亡。自爱青春行处乐，岂知红粉笑中枪。武松已杀贪淫妇，莫向东风怨彼苍。”武松所杀淫妇，即潘

金莲。《水浒传》起首便给潘金莲定性为“淫妇”，所以写到最后，干脆直呼其为淫妇，如同后来但称潘巧云为淫妇一样。

《水浒传》的评者也是按照这一理解评判潘金莲的。明清间芥子园刊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第24回于潘金莲戏叔处评曰：“写得极骚极肉麻，是个贱人要汉子的本事。”明崇祯间贯华堂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第24回潘传初始，在“有个使女”后，金圣叹批道：“可见来历不正”。使女出身，有何不正？《西厢记》的红娘，《牡丹亭》的春香，不都是享誉妇孺的丫环？前文讲过，潘金莲使小戏叔，是对婚姻不满的一种抗争，是对命运不甘的一种追求。她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，她不可能靠矜持和韵致打动武松，他只会用热情与主动传情。称这时的潘金莲为“贱人”，只能是戴着“淫妇”的有色眼镜读书看人。

这便是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，一个出身低微，颇具姿色，也有理想，不甘低贱，但不能自主，被嫁非人，心存不满，钟情武松，戏叔遭斥，转意西门，被西门算计，入王婆圈套，鸩杀武大，孤注一掷，获得短暂的感情与生理的满足，落个身首异处和遗臭万年的淫妇；一个为自己活着，被他人利用，嫁人与偷情为其生命全部的悲惨女人；一个附衬武松主传，没被充分展开，留下若干思考，尚可二度创造的文学形象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，尚只是勾奸夫害本夫一类丑恶社会现象的代表，还算不上不朽的艺术典型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故事，虽然已是一个完整生动的婚变情杀故事，但也留下了不少的想象空间。

二百年后，《水浒传》这段仅四回数万字的故事，被改造演义成一部百回近百万字的大著《金瓶梅》。在《金瓶梅》中，这

段故事的性质、因果虽然最终没有改变,《水浒传》中的情节却仅仅变成了《金瓶梅》的依托。《金瓶梅》在武松为兄报仇之前,将潘金莲娶进西门大院,又让武松在寻杀西门庆时误杀了李外传。结果,武松被刺配,而西门庆、潘金莲却依然故我。这一巧妙的腾挪,给《金瓶梅》留下了足够营造辉煌大厦的时空。《水浒传》这一故事的主体部分,仅仅包容在《金瓶梅》第1—6、8—10与第87回等十回之中。《金瓶梅》其余九十回,全与《水浒传》无涉,而纯系生发创造。

《金瓶梅》中的潘金莲故事是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故事的延续、改造与发展。《水浒传》中的潘金莲故事已如前述,《金瓶梅》的全部故事又是什么样的呢?



绣像本《金瓶梅》第一回插图：
西门庆热结十弟兄



绣像本《金瓶梅》第二回插图：
俏潘娘帘下勾情

《金瓶梅》的书名是书中三个女性主要人物潘金莲、李瓶

儿、庞春梅的缩写。其词话本从“景阳冈武松打虎”入手，绣像本与第一奇书本由“西门庆热结十兄弟”写起，但均很快书归正传。略谓北宋末徽宗政和年间，山东清河人西门庆，父母早亡，开一生药铺子，略有家资，而游手好闲，与一群“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”如应伯爵、常时节、白赆光、花子虚、吴典恩、谢希大等结为十兄弟。原配陈氏，死后遗一女名大姐，嫁夫陈经济，因避祸偕夫回娘家居住。西门庆续娶吴月娘为继室，并收妓女李娇儿、卓二姐为妾。卓不日病死，改娶富商寡妇孟玉楼顶替为三房。接着，又收用陈氏丫环孙雪娥为四房。后与武大郎之妻潘金莲私通，并与拉皮条的王婆一起鸩杀武大，将潘娶回家中为五房。再与花子虚之妻李瓶儿勾搭，气死花子虚，亦娶回为六房。卓二姐、孟玉楼、李瓶儿带来大批财宝，西门庆财富剧增。“又得两三场横财，家道营盛”。武松报仇不成，反被刺配孟州，西门庆于是日益放纵。如收用潘金莲婢女春梅，奸占奴仆之妻宋蕙莲、贲四嫂，包占妓女李桂姐、郑爱月，还常与干儿王三官之母林太太迎奸赴会等。不久，李瓶儿怀孕生子宫哥。西门庆亦贿赂蔡京当上锦衣千户。乃贪赃枉法，求药纵欲。潘金莲与李瓶儿为西门庆最宠爱的侍妾，二人争风吃醋，潘妒李有子优宠，乃训“雪狮子”猫吓死官哥，李亦伤心病逝。一夕，西门庆服用潘金莲喂服的过量春药而暴死。树倒猢狲散。潘金莲、庞春梅、陈经济因私通被吴月娘逐出，金莲居住王婆家待嫁，被遇赦归来的武松杀死；春梅则被卖与周守备作妾，竟得宠生子，被册为夫人；陈经济流落街头行乞，被春梅以表弟名义接回府中继续私通。李娇儿复回妓院卖笑，孟玉楼借资另嫁他人，孙雪娥被家奴来旺（宋蕙莲夫）诱拐

发卖，为春梅买回为婢，百般折辱，后再卖到妓院，上吊身死。旋金人入侵，周守备阵亡。陈经济与春梅淫乐时，被卫卒张胜发现杀死。春梅夙通其夫前妻之子，不久亦淫纵暴亡。待金兵攻至清河，吴月娘携遗腹子孝哥逃亡，路遇普静和尚，引至永福寺，以因果现梦化之，孝哥出家，法名明悟。

这里亦有两处要解释一下：

先说《金瓶梅》的版本。根据传世的本子与历史资料的记载，《金瓶梅》的版本应有五类：一是前面提到的抄本，除董其昌、袁宏道收藏外，明代收藏者还有王世贞、徐阶、刘承禧、袁中道、沈德符、文在兹、谢肇淛、丘志充、王肯堂、王稚登（收藏者非文坛巨子即官场大员）总 12 家，但所有这些抄本，目前都没有发现。

二是词话本，又被称作说唱本等，目前计有四个本子传世，即原北平图书馆藏本、日本日光晃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、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藏本、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本，均署万历丁巳（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 1617 年）刻本（中国大陆、港台与日本均有其影印本发行，亦另有排印本流传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大陆出过四次排印本，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. 5 出版的删节本、岳麓书社 1995. 8 出版的删节本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. 10 出版的删节本与作家出版社 2010. 1 内部发行的删节本《双舸榭重校评注金瓶梅》）。

三是绣像本，又被称作崇祯本、说散本等，目前存世约有近十个本子（中国大陆影印本只有一种，即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8. 12 一版，内部发行；排印删节本有三种，即《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》，齐鲁书社 1989. 6 一版，